

达摩大师传



程世和
著

达摩大师传

程世和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达摩大师传/程世和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中国高僧传记丛书)
ISBN 978 - 7 - 100 - 10271 - 1

I. ①达… II. ①程… III. ①菩提达摩(?~528)—传记
IV. ①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317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本书由上海大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授权

达摩大师传

程世和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0271 - 1

2014年10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6 1/2

定价: 23.00 元

【总序】佛光与慧灯

星云

佛教传入中国近二千年，高僧辈出，法雨沾霖；禅智净范，流布南北，蔚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清流。多少栖心禅理之士，机锋峻烈，杀活自在；多少受持妙法之僧，廓清心体，刮垢磨光。历代经籍及《海东高僧传》中有具体记载者，约一千七百余，俱能垂高明于典范，显圣谛于法界。

可惜古籍艰涩难读难懂，已与现代人之心灵脱节，由于古文的障碍，历代高僧之人格光芒渐渐黯黯，佛法意境也慢慢隐晦。现代人普遍缺乏判读古经籍之学养，即使悉心谛听，也难以拂除文言之乌云，识见高僧行谊，永拔生死根本，戒除贪恚愚痴苦恼的忧患，这是很可惜的！

台湾佛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中国佛教高僧全集》以历代高僧之风采再现今世为宗旨，力求现代化、白话化、小说化、真实化，将历代高僧道范与净行活泼呈显，以亲切通俗的面貌，温渥现代人的心灵，期望为现代人树立新的智慧长明灯。

繁体版的《中国佛教高僧全集》已陆续出版了八十六种。现商务印书馆从中选择,第一批先推出《惠能大师传》、《达摩大师传》、《临济大师传》、《鉴真大师传》四种。希望这些传记,能将蛛网尘封之高僧行谊再现当代,让前贤的智慧灯炬,普照三千世界迷茫众生;让圣僧的佛法光芒,照亮九州大地的黑暗角落。

【卷首语】

程世和

本书向读者介绍的是一位以大悲愿力将禅法传入中土的南印度香至国的三王子，他就是中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大师。

达摩大师出于对众生的同体大悲心，从遥远的印度，孤身一人漂洋过海，踏入了美丽而苦难的中国。他纯是为了一个伟大的因缘而来——他带来了大乘的“心法”。在其心中，深蕴着一种慈念中土的伟大情怀。

自南而北，一路踏来，以伟岸孤拔的身躯行走在中国苍凉的大地上。尽管达摩大师备感孤独，甚至屡遭他人毒害，但他仍然慈被中国的芸芸众生。他坚如磐石，端坐于中岳嵩山之巅，始终坚信中国文化有“大乘气象”。

这是一种唯有大勇才能进入、唯有坚强才能忍受的精神至境。正因为如此，他为异国他乡的万千迷徒开示了一条升华人格的精神之路。中国的禅宗也因此而诞生。中国禅宗以其特有的智慧，融东西方思想于一炉，开创了真正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并成为中

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与发展，对中国人的信仰有着极为深远的作用。而这一切，莫不源于达摩大师大慈大悲的伟大胸襟。

然而，面对达摩大师这样一个泽被中国文化的“大恩之人”，我们对他的生平事迹却有许多难明之处。不过，当我们把许多禅宗文献予以梳理，我们还是可以对达摩大师的生平事迹作一大致的描述。菩提达摩，简称达摩，或达磨。他生于南印度，属婆罗门种族，为南印度香至王的第三子。他初学佛陀跋陀小乘禅观，后遇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罗，不久即从般若多罗出家，侍从般若多罗近四十年。般若多罗灭度后，达摩继为西天二十八祖，遵从其师父的遗教，先在南印度游化。他见中国有“大乘气象”，先遣弟子佛陀、耶舍两人来到中国（《历代法宝记》指明为佛陀、耶舍两人，详内文注）。不料，佛陀、耶舍两人却遭到北方僧众的驱逐，后在庐山灭度。达摩得知弟子的消息后，为弘扬大乘心法，只身一人三载苦渡，于梁武帝普通元年（公元五二〇年）抵达广州，又由广州来到建康，与梁武帝会见。但因两人话语不契，达摩渡江北上，进入北魏。来到洛阳，他见永宁寺华丽壮观，叹为“神功”，又在永宁寺盘坐数日，并自言年已一百五十岁（见《洛阳伽蓝记》卷一）。接着，他来到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时人称为“壁观婆罗门”。他这一坐就是九年。在这九年中，他五次被毒害（《历代法宝记》指明为菩提流支三藏及“光统律师”慧光所为）。后来，神光“立雪断臂”，精诚至极。达摩认定神光堪当大任，改

其名为慧可，传以正法眼藏。在梁大通二年，也即北魏孝明武泰三年（公元五二八年），达摩大师因化缘已毕，传法得人，遂于第六次被毒害时从容灭度。不料，在一年以后，魏使宋云又从葱岭带回了达摩“只履西归”的意外消息。

以上是依据《洛阳伽蓝记》与昙林《序》以及《景德传灯录》、《楞伽师资记》、《历代法宝记》、《传法正宗记》、《五灯会元》等诸种禅门文献而作出的大致描述。在这当中，仍然产生了种种疑问。包括达摩大师的年岁问题，以及一苇渡江、六次被毒害、只履西归的真伪等等。而所有这些问题，都成了有关达摩大师的著名公案。面对这许多疑问，我们当何以自处呢？

我认为，作为一个来去于三世十方虚空中的西天佛祖，达摩大师的行迹自非以世间人之情理所能推测。如果我们对他的行迹拘执于常理而斤斤计较，则必然陷入取相的沼泽。如果对达摩大师这个不重行迹唯重精神远行的大行者，非要把他纳入我们刹那即逝的时空做一番理性的“考证”，那只能说明我们这些无知众生心念的妄动。日常生活中，一旦超出了我们理性所能理解的范围，我们就动起怀疑的念头。殊不知，我们正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识见的囚徒。以己之识见，又怎能体悟得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是司马迁对孔子伟大人格的仰叹。面对达摩大师那伟大的悲心宏愿，面对禅宗文献中所作的记述，我自不敢有什么迷执的疑问，也不敢有任何狂妄的追问。我唯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汇通各种

禅宗文献中有关达摩大师的记述，去感知他那伟大而博深的内在精神。本书所做的一切努力，正是为了复见菩提达摩大师这位圣祖之心。

现在，就请读者诸君和我一起，和达摩大师一起，做一次精神的远游吧！

目 录

| | |
|------------------|-----|
| 【总序】 佛光与慧灯 星云 | |
| 【卷首语】 程世和 | 001 |
| 一 三王子志存佛业 | 001 |
| 二 从跋陀初学小乘 | 014 |
| 三 遇宗祖发明心要 | 027 |
| 四 承遗教祖师圆寂 | 044 |
| 五 返南天化导宗纷 | 056 |
| 六 拨迷雾王侄忏悔 | 071 |
| 七 奔东土三年苦渡 | 088 |
| 八 抵羊城开示佛法 | 101 |
| 九 入金陵机缘未契 | 116 |
| 十 坐洛阳预知佛难 | 130 |
| 十一 上嵩山少林壁观 | 142 |
| 十二 遭讥嫌五次被毒 | 153 |
| 十三 求大法慧可断臂 | 163 |
| 十四 付衣钵从容化灭 | 171 |
| 十五 传佳话只履西归 | 181 |
| 【后记】 程世和 | 191 |

一 三王子志存佛业

1 父王隐忧

一轮黄金般灿烂的落日余晖，尽情斜照着三千大千世界，斜照着公元五世纪南印度香至国这个美丽的国度。

然而，面对这圆日的光辉，香至王并没有功业圆满的感觉。相反地，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有一种莫名的愁惨。他意识到了一种极限，一种死亡的极限。在死亡的日夜催逼下，这位只有五十岁左右的国王已显出老迈之态。

为了排遣这莫名的恐惧，香至王带着两位王子登上了巍峨的宫楼。举目远眺，落日越来越大，颜色越来越红，使眼下这个集大海、森林、河流诸美于一体的海滨小国，更显得美丽祥和。面对这金红色的大地，大王子月净多罗不禁脱口赞道：“太阳如此光灿，京城如此壮美，真想让它成为永恒！”

香至王俯视着这座他苦心经营的城池潸然泪下，内心感到悲

哀而沉郁。

二王子功德多罗大吃一惊，连忙问了一声：“父王，您怎么啦？”

香至王沉吟半晌，才答道：“孩子，你看我们香至国众香缭绕，壮丽奇秀，但我一想到再过几百年，我们家族世代经营的这个美丽国家和京城是否还能存在，就感到一股莫大的悲哀！”

香至王正说着，那轮金灿灿的圆日也缓缓地沉入西山，好似诉说着世事无常之理。看着看着，香至王面色苍白，青筋微微地在额间凸起，一种强烈的幻灭感又浮上心头。

一阵沉寂之后，香至王悲怆地说道：“孩子，我禀承先王的遗德，以一己之力，把香至国建造得如此繁荣昌盛，但我的身体也因日夜忧劳而苍老，虽然香至国现在美好如画，但它仍不过是一个弹丸小国，在香至国之外，布满了居心叵测的敌国。这些敌国无不在这片美丽的国土怀有吞并的野心。我此生此世拼尽全力，却怎么也达不到自己那宏大的目标。所以，我这一辈子一直生活在险境之中。现在我年渐老迈，虽还有英雄本性，但实在感到无能为力了。唉——，真是人生苦短啊！”

两位王子听着父王一声声的长吁短叹，内心也不免凄然起来。

“父王，您不必如此哀伤。”大王子月净多罗眼含热泪：“今天我们向您宣誓，一定好好继承父王的不朽大业，让香至国成为雄视天下的千秋帝国。”

“对，请父王放心，我们一定使父王的千秋大业世代相传。”二王子功德多罗也挺直了胸膛说。

香至王漠然地看着夕阳沉没后的那一抹苍茫，没有言语。

2 幼子悲情

当香至王带着两位王子登高长叹的时候，王后正在后宫庭院里搂抱着年幼的三王子菩提多罗，一边亲抚着他的脸庞，一边柔声细语地讲着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大车的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大王子叫摩诃波罗，二王子叫摩诃提罗，三王子叫摩诃萨陀。”

“母后，我们家也有三个王子，和他们家一样啊！”小王子惊奇地睁大了眼睛。随后，又眨了一下眼睛，问道：“他们家是不是也有母后呢？”

“当然也有母后，他们家的母后也和我一样，最疼爱的就是你这个小王子。”王后疼爱地亲了一下小王子，接着说道：“有一天，这三个王子到城外的竹林里玩儿，看见一只母老虎和刚生下七天的七只小虎。这只母老虎因为受伤，没有办法去寻找食物，饿得受不了。如果没有办法，母老虎大概会把那些小虎给吃了。”

小王子一听，着急地说道：“那快快给这只母老虎吃点东西啊！”

王后语含悲痛地说：“可是这三个王子身上都没有带吃的啊。而且这里离宫城又很远，回去拿吃的再回来就来不及了。”

“这可怎么办啊？”小王子一脸哀伤。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王后继续说道：“大王子和二王子见母老虎饿得受不了，他们又没有办法，只好长叹了几声走开了。这时小王子想，我不能眼看着这只母老虎因为饥饿难忍就把小

老虎吃了，但我又有什么法子呢？他想啊想啊，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

小王子静静地听着，眼前仿佛看见了那只快要饿死的母老虎。

“这个小王子到底想出了什么主意呢？”王后顿了一下，又缓缓地说道：“他想，既然我找不到食物给母老虎吃，那我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身体布施给它吃呢？对，我一定要舍掉自己的身体，来救母老虎和七只小虎，只要我牺牲，就可以救活八条生命，这是件多么大德大善的好事啊！”

小王子入神地听着母后的讲述。这时，落日的余晖正照在他那哀伤的小脸上，更显出无限的悲色。

王后爱怜地看了小王子一眼，把他搂抱得更紧了，接着说道：“那个大车国王的小王子想着想着，就来到饿虎身边，脱下了衣服，躺在它的跟前。可是那只母老虎实在太虚弱了，哪有力气来吃他啊？小王子心想，母老虎见到血就会动心来吃他。于是，小王子爬上了高山，从山顶上跳下，摔得血肉模糊。但他没有料到，母老虎只是看了他一眼，并没有动弹。”

小王子听到这里，流下了眼泪。

王后用温软的手抹去小王子的眼泪，继续说着：“小王子见饿虎没来吃他，就用竹子刺穿自己的喉管，使鲜血哗哗地流入饿虎的嘴里。饿虎吸了几口小王子的鲜血，逐渐有了气力，就站起来把小王子一口一口地吃掉了。”

“后来呢？”小王子泪眼汪汪地问道。

王后用手擦拭着小王子的泪水，这时她的眼眶里也静静地淌出了一行泪水。她不由得哽咽起来，过了好一阵子，她才缓过气来说道：“后来，国王和王后听到小王子舍身饲虎的消息，都万分悲痛。国王当即就失去了知觉，过了好一阵子才苏醒过来。王后呢，平时就最疼爱小王子，她哭得更是厉害，两个王子也在一旁拭泪不已。最后，他们建了一座宝塔，把小王子的遗骨安置在里面。”

“那宝塔现在还在吗？”小王子哽咽地问道。

王后含着眼泪，点了点头。

“母后，你带我去看看那座宝塔吧！”小王子依偎在王后温暖的怀抱里，恳求着。

“孩子，那座宝塔可远啊，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等你长大成人，我一定带你去看。”王后埋下头，紧紧拥抱着这个年幼的爱子。

小王子欢喜地点了点头。

然而，小王子又哪会想到，几年以后，还没有等他长大成人，母后竟然被猝然而至的病魔夺去了性命。幼年丧母，是最令人伤痛的事。随着母后的溘然早逝，三王子舍身饲虎的故事，就更深地刻镂在小王子的心灵深处。

3 精神启蒙

大王子与二王子早已步入青年，而小王子菩提多罗也渐渐成为一位英俊的少年。

提起香至国这三位王子，他们都具有高贵的气质、深远的目光、

壮美矫健的体魄。这自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的贵族血统。

这三位王子虽都具备王者的风范，但仔细观察，又各有不同的特质。大王子月净多罗英姿飒爽，浑身上下洋溢着飞动之美；二王子功德多罗血气刚强，有狮子般的气概；而三王子菩提多罗在外表上则显得文静敏感，眉宇间时时透出若有所思的悲悯目光。

他们同属一个父母所生，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特质呢？

因为，大王子生在父王尚未登基之时，父王自然就把他翩翩王子的飘逸俊美直接传给了大王子；二王子生在父王登基之始，父王也就把狂飙勇猛的斗士精神赋予了二王子；而三王子生在父王气力衰颓的暮年，他那种忧惧世事幻化的无奈，无形中笼罩着小王子年幼的心灵。而母后那充满慈悲的心怀以及她的溘然早逝，更是造成小王子悲天悯人性格的最大因素。

这三个王子正好成了香至王三种不同精神的投影。

正因为有这样不同的特质，两位年长的王子常常意气风发，言语激昂地发表政论，完全秉承父王的英雄气概；而小王子总是超然物外，以一种怜悯的眼光透视着天地间的万物。兄长们见弟弟从不参与激动人心的王业话题，总以为他还处在混沌未凿的年龄，也就不以为意。不过，他们都很爱护这位生性好静的弟弟，出外游猎的时候也往往把他带在身边。三王子很乐意随两位哥哥从宫廷走入大自然的怀抱中。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坐在海滩上眺望着远方，从有限的此岸遥想那无限的彼岸。

在广大无际的眺望中，从少年王子的内心，生出一种精神的

渴求。这种精神渴求，从本质上来说，是来自于悠远深长的古印度文化。

对于古印度人来说，越是出身高贵，就越能亲身领会古印度文化深邃的精神内涵。在这一追求精神至境的氛围中，菩提多罗整日埋首在皇宫的藏经阁里。藏经阁中非常安静，书架上摆着《梨俱吠陀》《奥义书》一类的文化典籍，以及《大智度论》等各种佛经，真可谓浩如烟海！

菩提多罗面对藏经阁中丰富的经卷，如获至宝，每天努力地博览群经。翻看着远古圣哲留下的至理名言，他与伟大的圣哲们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屏障，直接进入了一种精神对话的境界。

一天，他捧起《蒙查羯奥义书》正兴致勃勃地翻阅着。蓦然，一段震撼人心的话语映入眼帘，他不禁喃喃地念出声来：

“他们是以充满智慧的认识获得最高灵魂的人；是在统一的灵魂中发现最高灵魂与内在的我具有完美和谐的人；他们是摆脱了内在的全部私欲而亲证最高灵魂的人；是在今世的全部活动中感受到了他（最高神），并且已经获得宁静的人。贤者是全面证悟了最高神的人，他们已经找到永久的宁静，与万物结合而进入宇宙的生命中。”念到这里，菩提多罗兴奋地站了起来，推开窗户。面对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海，他激动地叫喊道：“圣贤，就是在内心摆脱全部私欲而亲证最高灵魂的人。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努力做这样一个圣贤之人！”

这是一种发自本心的自我砥砺。在古印度最高精神的感召下，